

鸟人

William Wharton

Birdy

[美] 威廉·沃顿——著

赵元——译



以自由的渴望对抗权力的高墙，
为逃避自我的恐惧，化为鸟人。

“美国国家图书奖”

获奖作品

戛纳电影节

获奖影片原著

《纽约时报》

畅销小说

美国大器晚成作家

经典代表作

鸟人

William Wharton

Birdy

〔美〕威廉·沃顿—著

赵元—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鸟人 / (美) 沃顿著; 赵元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4

书名原文: Birdy

ISBN 978-7-5699-0858-9

I. ①鸟… II. ①沃…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6553 号

Copyright © 1992 by William Wha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ennifer Lyons Literary Agenc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鸟人

作者 | [美] 威廉·沃顿

译者 | 赵元

出版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王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程慧

责任印制 | 刘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316-30886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880×1230mm 1/32

印张 | 11.5

字数 | 280 千字

版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0858-9

定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全部的家人

天上有空无和

鸟的踪迹；

一些事发生过，离去了，

并留下一些事。

嘿，鸟人，别装蒜了！我是艾尔呀，一路从迪克斯赶过来的。
别这样了，啊！

我向后斜靠身，朝走廊里探头探脑了一番。那个身穿白外衣，
看起来像个阴森警卫的怪人，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

我再看向牢笼内。鸟人正蹲坐在地中央，看都没看我一眼。
他蹲着的样子，就跟过去蹲在鸽棚里，为自己缝制令人毛骨悚然
的鸽子外套时一模一样。如果这里的精神科主治大夫知道那件鸽
子外套的事，他妈的一定会把鸟人牢牢地锁在地上。

有好几次我被那东西吓得七魂出窍。我爬上鸽棚，以为那里
面只有鸽群，谁知鸟人正弓着背，待在黑影里，把羽毛缝制成长
长的缀片。鸟人的脑子里能想出最稀奇古怪的主意。

而现在，他又一次，盘坐在这间白色屋子中央，对我视而不见。我偷偷地又把走廊扫视了一遍。

——行啦，鸟人。停下来吧！我知道你并不真的是鸟！说这些车轱辘废话毫无意义。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所有这些，都完蛋了！

毫无反应。或许，他真的疯了。我不知道这位精神病大夫是否知道我们叫他鸟人？鸟人的老妈是不会说的，或许她压根儿就不知道。

鸟人背对着我。他只是蹲着，昏昏欲睡，并把双手放在两侧，不停扭动着。他通过另一面墙上一扇又高又窄的小窗户，向上凝视着天空。

主治大夫对我说，我应该谈谈我跟鸟人一起做过的事儿。他们在迪克斯把我接出医院，用船带我到这里。我的脸上还包着绷带。我做过手术，往下还要继续做手术。吃饭或讲话都会疼，而我从早上九点钟到现在一直像疯子一样说个不停。我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了。

——嘿，鸟人！还记得我们曾在树林里那棵树上搭的鸽棚吗？

或许谈起这个会引起他的注意。鸟人的老妈让我们把在他家院子里搭的第一个鸽棚拆除了。鸟人家的房子原本是科斯格罗夫

庄园的一部分——曾是庄园的门房。科斯格罗夫家的房子和牲口棚在几年前就烧毁了。鸟人的房子就建在棒球场中间偏左，场地的围墙外边。棒球场建在了老科斯格罗夫的牧场上，是那一带最后的开放地带。

——嗨，鸟人！你老妈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些棒球的？

鸟人的母亲把所有越过篱笆飞进自家院子的棒球都没收了。对于找回球，球手们甚至连试都不再试了。每一个人，连半职业性选手在内，都放弃了。如果击出一记本垒打，球越出篱笆，进入鸟人家的院子里，那么就跟这个球说拜拜吧。除了再买一个新球外无计可施。如果你是一个爱打长击球的右投手，那么在这个球场打球就太贵了。

她到底用那些棒球做什么了？鸟人跟我曾在他的地盘上到处找那些球。或许她把它们埋了起来，或许她把它们都卖掉了，大规模的黑市里需要二手球货源。

——嘿，鸟人！还记得那些格林伍德的混蛋吗？他们从未发现我们在树上的鸽棚。真该死，我们社区里净是些烂人！

那些格林伍德的孩子们能把搞到手的一切都毁了。他们偷自行车，偷鸽子，只要没有用钉子钉牢的，他们什么都能偷走。

那个鸽棚非常宽敞，没有人能想到它被安在树上。我们在灌

木下面的一个洞里放进一个绳梯，梯子上有一个钩子，我们抛出绳子把它挂到一根大树杈上，然后爬上去。

——还记得过去我们用来爬上去的那个绳梯吗，鸟人？天呐，想起来咱们多么好笑啊！

我就这样一边谈着，一边观察着鸟人，努力辨别他是否在听。他仍然在朝后墙上高高的窗口外凝视着。

他就这样穿着窄小的白色患者服，看起来可怜兮兮的，蹲坐在地板中央。他蜷缩着膝盖和脚，矮矮地蹲着，头向前挣着，胳膊从两侧交叉到一起，手指头在背后钩着。他蹲坐的样子，叫你以为他可能要跳起来，连连拍打起胳膊，然后飞出他一直用眼睛凝视着的那扇窗户。

我们在树林里搭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鸽棚。它比我们最初在他家院子里搭建的那个要小一些。我们的第一拨鸽群是很庞大的。有十对鸽子，此外还有两只领头的雄鸽。我们的鸽子都是好货色，没有假品种，没有过时货，所有的都是纯种鸽。我认为如果你不怕在喂养鸽子上花费钱，就可能淘到好鸟。而鸟人总是淘一些差劲品种的鸟，只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俩过去曾为此激烈争论过。

我们有三对蓝杠条，四对蓝格纹，一对红格纹，两对白王鸽。没有名贵的鸟，没有能翻跟斗的，没有扇尾鸽，那些种类的废物一只也没有。

现在我思考了。我懂得了。

懂得。思考。仅此而已。

当我们卖掉了原来的鸽群，鸟人的母亲让我们清除掉鸽群过去在前廊堆积的鸽子粪，她用我们卖鸽子的钱把整个前廊重新粉刷了一遍。

真是个一流的婊子。

不管怎么说，这样我们就没钱为树上的新鸽棚买鸟了。鸟人就不该养这鸽子，哪儿都一样。

我们首先在伊尔下面的第六十三街搞到了头两只鸽子。那里有一大群街鸽，大多数是纯粹的便宜货。一放学我们就会去那里看鸽子。我们乘坐免费巴士，从铁路终点站一直开到希尔斯。那时我们俩大概十三四岁。

我们在那里看着鸽子们高视阔步地走着，吃食，交配，总之包括鸽子们在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除此之外，我们对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它们会经过伊尔，高高飞起，列队呈巨大的弧形，就好像它们已经有五十年不能这样每隔五分钟就飞起一次了。鸟人向我现场讲解它们怎样经常回到同样的地方，做它们正在做的同样的事情。我们观看着，努力辨认出谁是鸟群首领，以及在伊尔的大梁上那些鸟巢都建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努力找出谁跟谁是一对。鸽子也跟人一样，成为一对就几乎成年累月地在一起交配，并多数时候出双入对地待在一起。

通常我们要带来一袋饲料。几乎用不了两分钟，鸟人就能叫

任何一只鸽子飞过来落到他的手上。他让我从鸽群当中挑出一只，他就集中意念在这只鸽子上，开始发出鸽子的叫声。果然，那只鸽子开始翻转起来，跳到他的手上去了。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居然可以把这些鸽子呼来唤去。怎么可能把单独的一只鸽子唤出鸽群呢？鸟人真是个大扯谎精。

——哎呀，行啦，鸟人。说话吧，好吗？我是艾尔呀。抛开这该死的一切吧！

没用。不管怎样，这对蓝杠条认可了鸟人。它们本是美丽的鸟，但没有条纹。鸟人赢得了它们的心，以至于它们会停落在他的头上，肩膀上，还允许他抓住它们的翅膀。他把一根根翅膀拉直，揉搓它们用来飞翔的羽毛。这些鸽子泰然自若，就好像这是这个世界最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它们似乎喜欢这样。

鸟人让它们飞走，把它们抛向其他的鸽子，而它们立刻就飞回来了。通常鸽子是不脱群的。一天，鸟人和我步行回家，没有搭乘巴士，而那对鸽子也一路跟着鸟人来到我们树上的鸽棚。这对儿疯鸟已经把鸟人当成家人了。

不该去听。

要听见，就不该去听。

要看见，就不该去看。

要明白，就不该去想。

要表达，就不该去说。

我们不得不把鸽棚锁上，才能让那对儿蓝杠条不跟着鸟人回家。他老妈如果抓住它们，会把它们全都毒死的。

——嗨，鸟人，还记得那对落在你身上被你带回家的蓝杠条吗？天呐，那太神奇了！

他还是丝毫不理会。我并不介意他是不是疯了，但他不该连我都不认得了啊。

——鸟人，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如果你听见了，别这么不理不睬，你可真成了一个傻子了啊；完全他妈的一个傻子。

上帝啊，我在浪费时间。他那副样子就好像聋了或是怎么的。主治大夫说他可以听见，听见我说的每一个字。但那些混蛋同样也什么都不懂。或许鸟人只是害怕而并不想去听。他到底他妈的遭遇了什么事情？

当我们起初在他家里养原来的鸽群时，我和鸟人都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自行车带上一两只鸟一起出去郊游。我们专门安了一个箱子来运载鸽子，这些鸟都是已经在鸽棚里饲养过的。鸟人在鸽笼的门上用线绳装了一个旧闹钟，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它

们返回的确切时间了。我们会外出，去斯普林菲尔德或其他什么地方，然后让它们飞回家给我们自己捎信儿。

一次我跟随家人去海边，随身带了两只鸟。我从海浪上涉水而过，将鸽子放飞，不到两个小时，它们就飞回了鸽棚。那段路超过了九十英里。在捎带的信上，我写了时间，告诉鸟人我要让鸟儿们自由地飞越大西洋。

鸟人会在我们的鸽棚旁边整小时整小时地坐着，观察那些鸽子。上帝啊，虽然我自己也喜欢鸽子，但不会把所有宝贵的时光都用来坐在黑影里观察。后来，就出现了他过去穿的那身鸽子服。当我们还在他家后院侍弄那个鸽棚时，他就着手制作那身鸽子服了。这衣服的雏形开始于一对长长的破缀片，被染成深蓝色。他到处收集鸽子羽毛，把它们集中存放在一个雪茄盒子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他蹲在我们的鸽棚里，把鸟羽缝接成长长的连缀。他从顶端缝起，一路往下缝，一圈又一圈，让羽毛一片压住一片，就像鸟身上长的羽毛。

当他把鸽服缝完，穿到身上，看上去就像某种羽毛参差、凹凸不平、体格硕大的蓝格纹。每次他走进鸽棚，都要穿上这身疯狂的衣服。这无疑令他的母亲饱受折磨。

当我们搭建起树上的鸽棚后，情况就更糟了。他开始戴覆盖着鸟羽的手套，在鞋上套上红黄混杂的长袜，袜子一直拉到膝盖。这还不算完，还有一个带更多羽毛的头套，上面有用黄色硬纸板做的“喙”。他蹲在鸽棚后面黑暗的阴影里，有时候看上去就像一只真的鸽子，只不过是条大狗的型号。如果有人碰巧抬头朝那棵

树上面望去，看见他正漫步其中，那人或许要彻底疯掉。

——鸟人，那正是你需要的，那套老鸽子戏服。可真让你的大屁股医生抓狂。

鸟人对于优质的鸟儿并没什么感觉。我从来都没弄清他究竟要从一只鸽子身上找到什么。再说一说我们为树上的鸽棚弄来的另一只鸽子吧，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难看的玩意儿。它实在是平淡无奇，我甚至都没法用平淡无奇来描绘它。而鸟人却认为它是美丽的。

大概在我们得到蓝杠条一个月后，在一个雨天，鸟人带着这只鸽子来到鸽棚，说他是在垃圾场找到的这只鸽子，当时它正在跟一只老鼠打架。瞧，谁会相信这样的事儿？鸟人的谎话太离谱了，没人会信。而鸟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会相信别人的谎话。鸟人差不多什么事都相信。

地球转动，而我们被吸引。重力侵袭，我们在迁移的巨轮笼子里搏斗。

这只平淡无奇的鸟浑身都是黑的，那种黑不是黝黑发亮的黑，而是黯淡无光的黑，黑乎乎的一团。除了喙和走路的样子像一只鸽子外，我发誓它的其他地方完全就像一只小号的乌鸦。即使在我确信它是一只鸽子之后，因为它身型如此之小，我也认为它是

一只雏鸽。我不想让它待在鸽棚里。在鸽棚里额外多添一只雌鸟可不好，但是鸟人坚持要它留下。他愤愤不平地一个劲儿说它是多么美，又多么善于飞翔。

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蓝杠条公鸽从母鸽那里拐走了。公鸽不知不觉就被俘虏了。公鸽趾高气扬地炫耀着，追逐它，干它，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甚至连饭都不吃。可怜的蓝杠条母鸽在窝里耷拉着脸。

我恼火起来；我要把这该死的“平淡无奇”扔出去。它属于那种鸽子中的丑女巫。鸟人说，好吧。但是他并不高兴我这么做。第二天，我们把它放了出去。我估计它是个流浪儿，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它了。

当天下午我来到鸽棚时，鸟人已经在那里了，女巫也在。它还带来了一只大红格纹的公鸽。它们俩在鸽棚里高视阔步着，红格纹一直陪着女巫，蓝杠条极力想插进去却门儿也没有。我们观察了一下午。最后蓝杠条回到了它的母鸽身边。我说，好吧，女巫有了自己的公鸽，现在可以留下了，不出一两天它一定就会认这个鸽棚为家了。

没有人能比应该知道的知道得更多。我们都被锁进重力的坟墓。

结果，那只女巫超出想象。它又一次离开了，回来时带回一对漂亮的带条纹的纯种灰鸽。像那样的鸟可是一笔财富，一对要值八九块美元。那可是真正可供观赏的鸟。我们猜不出它们是从

哪儿来的。灰公鸽追求女巫，而母鸽追随它们来到鸽棚。它们是如此漂亮，简直把整个地方都点亮了。于是，现在灰鸽开始干女巫而红格纹出局了。真是违背常理。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女巫飞出去，然后带着一只公鸽回来，有时是一对。大多时候带回来的都是优质的鸽子。这个女巫对于良鸽有着性诉求。它总是让被带回来的公鸽跟她那个，直到下一只公鸽到来，然后就再也不让原先的公鸽靠近一步。它在走进我们鸽棚的三个月中，一直都没有显露出想要安巢的迹象。鸟人说或许它是个妓女鸽子，但我坚信它是个女巫。

我打破孤独，一下子知道了，这是懂得的最底线；空气的波浪在翻涌，朝向必然移动。

该死，在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前，我们有了更多的鸽子，鸽棚都装不下了。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我们养鸽子，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我们。因为我们的女巫，我们成了六十三街以西最大的养鸽户。

我们开始乘坐火车把多余的鸽子带到切尔滕纳姆或米底，然后卖掉它们。在那里它们被人认出的几率不高。这样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赚上三四美元了。哪怕每天拼力工作，把送报的路线跑满了，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我们的确曾在鸽棚里养过大群的鸽子。这叫我们原来的鸽棚看起来就像个猪圈。鸟人坚持要首选留下那些蓝杠条，当然，最后我们留下的是灰鸽。然后，我们养了一对你能见过的最甜蜜的

蓝格子。它们的格子清晰得就像棋盘一样，它们个头很大但不失苗条，头抬得高高的。它们的脚是红色的，像柿子一样干净整齐。带条纹的鸟，每一对都很漂亮。我可以整天价观赏它们。我是真的喜欢优等的鸽子。我们有两对差不多同样棒的红杠条，它们真的非常棒，每一对都会让别人愿意用三对纯种鸽来交换。

女巫就这样飞进飞出着。有时候它一连消失三四天。尽管它让我们赚了那么多钱，有时候我还是希望它再也不要回来了。它叫我心神不宁，此外我也不喜欢鸟人跟它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俩在一起叫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当他穿上那身愚蠢的鸽子服的时候。

我顺着走廊再次悄悄巡视了一圈。作为一家疯人院，这种安静是可怕的。多数房间都安了两道门。外面的一道只有一扇小玻璃窗，能让你看见里面的疯子；而里面的门安装着栅栏。我就处在两道门之间的空隙里。

这里的医院看起来比迪克斯的要好得多。我在那里做了整形外科手术，那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进进出出。我们这些伤兵不得不等上两三个礼拜，有时候是一个月，才能做下一次手术。我们要是没有患病他们就会让我们在等候期间出院。我要在两次手术之间回一趟家，大英雄回到英雄三明治^①店。他们告诉我还要再

① 英雄三明治，一种大型三明治，因里面卷满肉和奶酪以及各种蔬菜又体型巨大而得名。

做一次手术，我受伤的部位永远不可能再长胡须了。但是不管怎样，谁他妈的非得想要长一撮胡子呢？

——嗨，鸟人男孩！！还记得我们养的那只老“平淡无奇”吗？它对你可真是热烈渴慕啊，哥们儿。就现在，让你马上跟一只小鸽子交配一下怎么样，啊哈？

霎时间，我感觉到他了，就凭他把手指握住又打开的样子。果然，这一切可能都是他在演戏。活见鬼，打陆军第八条款^①的主意毫无意义啊，因为他们正在让每个人都滚蛋。

那只“平淡无奇”，曾经就在鸟人的面前飞回来又飞出去，低声咕咕叫着，把后背降低，这正是一只母鸽子想要一只公鸽子跳上来的样子。它在跟他调情，这女巫。当鸟人在地上撒下一些饲料，它不会降下来跟其他鸽子一起硬挤；哦，不，它会飞起来落到他的手里，让鸟人喂它。它会表现出一只母鸽子在公鸽子喂它时所能有的全部感动。鸟人甚至把一些谷物放到嘴唇间，而它能把谷子挑出来。上帝啊，有时候我真的感到鸟人把自己当成一只公鸽子了。

让一棵树弯曲或者让风帆鼓起都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知道了，并没有懂得。一只鸟不必知道就可以懂得空气。

^① 据报《美国陆军条例》第八项条款，因心理或性格有缺陷而不宜服军役的军人应退伍。